2

B192
S10F6
1503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五

吏紀五

官監下

治材

潘時字德鄜宋知軍也金華人孝宗乾道九年到任為人聰明強健吏畏服之如神明郡民嚚訟時設科條以屬吏簡易而嚴密郡大治有女官道士求勑額持簽樞張說書以來時曰是惡可從卒拒之嘗奏蠲紹興中經制總制二色虛額錢及奏蠲歲輸丁米錢各千數萬民大蒙其惠又築洋城陳壩斗門及木蘭陂以灌溉田畝歲大旱嘗訊寃獄而出之雨立至遇饑募客舟糴穀與之錢而寬其限其人得以再往還及依限至而穀價平

矣人服其有識嘗修郡志今失傳

張永蹈宋知軍也孝宗隆興元年以朝請大夫知軍事先是建劒汀邵盜發轉運司暫撥本軍苗米二萬五百石運至福州以應軍期遂襲為例名猶剩米民不勝其病允蹈具利害於朝詔蠲其半郡人德之

趙彥勵字懋訓宋知軍也浚水人光宗紹熙元年以朝奉大夫知軍事明年春夏雨澇三縣民該納夏稅錢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一貫六百九十八文彥勵奏乞以樽節過財用與民那融代納又三縣額徵僧道免丁錢該六千八百九十八貫九百文奏乞除去舊額以見存之數為率皆從之郡縣學苦庖廩不繼乃撥廢寺田二十八頃入學以益其費又斥公帑羨餘砌築衢路

關陌凡十有二處以便行走創元豐等橋二以便來往砌洋城等斗門四以便灌溉建隆禮等坊一十三以表章賢哲置漏澤園以溥恩澤至於公使庫常平倉都倉以及教場作院亭堂之類無不修舉及去之日又延請郡英編修莆陽志十五卷莆人繪其像于學宮祀焉

何紘字文伯宋知軍也永嘉人寧宗慶元中知軍事筆下剸劇捷于風雨為文立就勢如風檣陣馬每立政審所先後必使閭閻安集奴隸走卒各得其所凡雨暘祈禱無不順應嘗作人物志創平潭橋新籍桂堂治績有可觀焉

章炳文宋興化軍通判也不知何許人崇寧初部使者以軍僚寡助請置通判二年炳文以宣德郎首判是軍剸裁如流初不凝

滯人心厭服明年就除提舉本路市舶以去

王孝遵宋興化軍通判也不知何許人寧宗嘉定中來任時莆學弟子負日衆而歲屢不登庖廩告匱孝遵攝郡事因以廢刹田一頃有奇贍之

論曰凡為政要在與民同好惡而已若潘時之明達能為民奏免經總制虛額錢及丁米錢各千數萬趙彥勵之詳贍能與民代納夏稅及奏蠲僧道免丁錢萬數千張永蹈奏蠲猶剩米一萬有零王孝遵撥廢刹田入學計一頃有餘皆可謂能與民同好惡矣其他若何紘之敏每立政能使大小各得其所章炳文之通裁決無少凝滯皆可以厭服人心矣

王克恭字彥禮宋知軍也南安人進士起家初調循州教授累遷度支郎官以祠歸孝宗時起知興化軍會汀邵寇作勢寢南侵旁郡皆增陴浚濠以為城守獨吾郡無備民且潰去時直秘閣陳公宓家居倡板築之議克恭從之捐浮屠不濟錢（廢刹錢名不濟）數萬以助其費屬邑戒嚴有胥黠民兵而暴之民稱變克恭黜其胥諭平之在任六月卒民悵焉而失所恃

曾用虎字君遇宋知軍也晉江人丞相公亮之後以兄樞密使從龍蔭補官理宗紹定中知軍事時汀邵盜起前守王克恭從郡人陳宓板築之議方舉事未就而卒繼屬通判趙汝盥又卒用虎來鋭意為之乃相度地勢料量工役築軍城周圍七里有零建五門上立樓櫓鉅麗突兀既完且固于是邦人始有生意築城之明年乃下令蠲夏稅一年而以樽節贏餘代民輸納以

酬其勞建平糴倉出楮幣萬六十緡以為糴本而益之以廢寺之穀時其出入使穀價常平又建三步泄溉田千頃修太平廢陂民號之曰曾公陂凡捕盜必竟蹊隊而豪右害民者必彈壓之自奉清苦凡人情贈送土木遊觀皆屏不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于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阻莆人感之為立生祠

張讀字聖行宋知軍也晉江人與陳瑩中范彝雅相善靖康元年來知軍事時國步方艱士卒驕縱一不得所欲輒稱變一日羅列庭下請額外錢讀正色叱之諭以禍福不聽退謀為變讀執其魁渠斬之梟首于市一郡肅然他日建軍變南窺福唐以及于我及知有備乃引去時民倚讀如長城然

顏振仲字景玉宋通判也漳州人光祿大夫徽之子吏部尚書師魯之曾孫用祖蔭補登仕郎來判本軍事舊時歲課不足振仲來以羨聞嘗攝軍事有詔調遣招討司飛雄軍者率課于市問之乞增資糧振仲撫定之而以倅廳所積錢給軍軍悅羅拜而去

論曰為政處常易處變難凡事起于倉卒安危治亂之分間不容髮非至明以見其幾至剛以致其決則禍變相尋未歇也宋孝宗時汀邵盜起郡無城守民且潰去鄉正陳公宓首倡築城之議郡守王彥恭能從之曾用虎縗來惟前人之筭是守卒用成功是數公者可謂有定見矣若夫張讀之戮叛卒顏振仲之制飛雄軍雖寬猛跡殊而皆足以戢亂可羨也已

劉諤宋知軍也不知何許人仁宗嘉祐中任大興水利去莆田縣北二十五里創太平陂深二丈濶二十丈溝三圳長二十里引荻蘆溪水來注之灌田七百頃廢三塘為田民利之

郭汝賢字舜卿宋攝守也浦城人由進士起家徽宗宣和二年以奉議郎判興化軍攝行軍事郡有國清塘唐貞觀中置周廻三十里溉田五百頃自木蘭陂成諸塘皆廢唯留此塘以濟大旱陂力所不及者汝賢以其歲久堙塞乃盡力脩治于是塘復舊額民蒙利焉

汪作礪宋知軍也不知何許人孝宗淳熙五年來任郡東北十里舊有蘆浦斗門溉田五百餘頃紹興二十八年莆田縣丞馮元肅重造斗門三間至是傾圮作礪為度地所宜移置舊址之西知軍張淵亦不知何許人淳熙十五年來任十六年創涵頭斗門以渚延壽里諸水（涵頭斗門元總管郭承兒移置下徐改名端平）民咸賴之

論曰予讀馬援傳見其平交阯還所過郡縣輒為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夫停軍寄食于外而治城郭穿溝渠是豈遑越以多事哉蓋治城郭所以保民也穿溝渠所以養民也遐荒去帝遠軍馬不可以頻調遣府庫不及遠施使民因吾所立城郭溝渠得自為計則帝澤（溝）溪此援忠于國家之大者歷觀有宋諸賢良來守吾郡若王克恭曾用虎相繼以築城郭若劉諤郭汝賢汪作礪張淵相繼以興水利其固援之所用心者乎長城言言以戰以守流水湯湯以灌以溉凡我郡人惡可忘所自哉

盧端智字可及元本路知事也玭陵人進士起家元順帝元統中来任為人方嚴不可干以私門無雜賓吏非公事未嘗至其室時哈都為總管端智協心輔政謹簿書均賦役平獄訟嘗告部使者安禮公盡復學中所固有業僧明琬名下追還田八十四畝林氏子達卿名下追還二十斛其餘欺隱者端智按問有方皆吐實四閱月共徵楮幣一千五百萬增買下蔡等處田五十七斛又築南箕埭歲收租四百斛一時學徒賴以充裕

論曰國家養士所以圖治也蓋庖廩不足則教化不可得而施矣教化不施則人材無自而出治功無自而成矣盧端智仕元季世而能盡力為學以充庖廩其為見不亦深乎自正道喪于異端人心惑于因果凡其所謀非釋則老蓋皆自為計也若盧端智可謂不自為計而為國家計矣

蓋天麟　國初知府也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年来任時天下初定建府立衛天麟以府治為衛署而即莆田縣廨為府治一時官府次舍皆處置有度已乃脩學及廟依禮部新式定四配十哲位飾兩廡像改道化堂為明倫堂省十齋為四齋闢儀門新會饌堂建神厨祭器庫及宰牲所元政龐雜風俗壞弊乃力變之以賛維新之治通志稱天麟功澤在人至今不泯蓋有稽云

李椿字崇義考東山事紀公名椿舊作春非開封府滎澤縣人洪武初来知本府仁恕簡易十三年興化衛指揮程昇因增軍士請拓東北隅地以益城命下貧民以為憂椿曰役以賦起乃第民賦多寡而授之役時莆田縣主簿郭貞有幹濟材命以董之貞勸相有方

事集而民不擾初元政龎大事多不舉椿乃益務修舉政事築城西壞陂及西湖斗門并吳塘堰凡利民之事皆汲汲為之因赴藩省以疾卒于福州民哭之哀請歸喪葬于莆田夫人辭曰故土不可忘也旅魂凄凉願依先隴民固請乃留衣冠葬于南門外篠塘山之南以寓歲時之思云

論曰凡國之初凡事草創非材足以制繁劇非識足以謀終始鮮不僨事若蓋天麟之建治立政功業垂世李椿之築城興利惠愛及人可謂材識兼茂矣莆人于蓋而思其功于李而留其衣冠所感深矣

周宗璲字景玻天台縣人永樂初由行人擢知本府為人倜儻寬猛有制時衛帥凌脅郡邑宗璲毅然曰彼弱我耶吾皆無制乎彼矣每相見不輕與狎但處之以道接之以禮獷卒暴民以法繩之衛所為之肅然居官能究利弊而興革之政事修舉昭則召諸生講論經史或與士大夫倡和莆名勝處多宗璲題咏其詩亦可觀云

潘本愚惠州府博羅縣人天順初由給事中來知本府為人有心計長于政事郡內逃絕戶產業被人欺隱粮號無徵往往責派小民敗納本愚悉根究受產之家徵之間有無從根究者則令里長陪輸不以累小民嘗重建府第材木磚石多取諸廢剎功成而民不知時稱能吏

論曰周宗璲能制衛所之强使民不受其虐潘本愚能清無徵之粮使民不受其害皆可謂能吏矣

岳正字季方順天府漷縣人成化元年知本府為人才大氣豪
俯視當世
英廟時嘗以翰林修撰入直　文淵閣預機密重事正　念際遇蚤
知無不言侍石亨曹欽橫正恐不利于
國家密言之石曹覺乃相與構正初降欽州同知未抵任追奪成
命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久之
英廟嘗語人曰岳正也好只是大膽及石曹敗召正還未及用而
宮車晏駕矣
憲宗登極乃復正修撰方議署右職忽中改出知興化府始下車
見郡事當修舉者甚衆顧帑藏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illegible]
費而多方經理之或曰境內諸淫祠有古銅鐘磬又有[illegible]作

冠及香爐花瓶者此于法無碍可取正皆不以為嫌悉取之乃
改造布政分司及館驛造涵江書院及夫子廟并鑄[illegible]布[illegible]
廟學作小西湖開兼濟河并築南北隄造橋建坊白埕港潰命
塞港別購民田開河自溪船頭直趨涵口江口橋壞例與福清
縣分治福清人不即工正兼治之復購穀實饑民倉出羨餘補
料解久負者其他橋梁陡門亦多修治人以是疑其財穀出納
容有所私謗議蠭起涖任甫三年入[illegible]覲乃力陳致其事以歸
論曰正[illegible]涖官凡所聽斷兩造具備是非立決而請託不行
凡所興作支給用度皆出自手而嫌疑弗恤故一時謗讟紛
起雖有一二持公論之士為之辨析卒莫能勝及其去任莆
預備倉積穀數萬石凶荒有備民始德之去任未幾家計蕭

然濱于貧困人始服其居官有清操云

王弼字存敬台州府黃巖縣人以進士起家歷刑部員外郎弘治三年以當道薦出知本府（時邑人彭司寇薦）為人剛明果斷令行禁止凡處分[illegible]訟徭役科徵等事皆自製稿令郡吏抄行案稿不得互異或忙遽中文書推疊發房皆能記憶吏不敢易置前後及有所隱匿終弼之任吏為之貧隸卒只許行杖不得夤緣求差凡有拘喚與民立三限法民亦不敢不往故數年來隸卒不下鄉而民不擾民有理于公庭方營擬為答未就輒先其所未發而得之故民不得售其奸其或有暴橫鄉里者與夫習學賭賻者皆窮治之田里用是戢穆凡有興作必先營度無[illegible]病苦施（乃）功其修治木蘭陂洋城斗門南港斗門樟橋等村與[illegible]府

次舍皆其計素定民若不知其有所為者舊時必先院在烏石山下有流水過其前諸乞丐群處人苦其腥穢至是[illegible]西門外便地諸乞丐不欲及就遷居處生理種種便適[illegible]之時福州府奏所隸白沙驛供億不敷乞割本府財賦以益之分守官左叅議程廷拱已依奏處分矣弼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乃疏利害本末于　朝卒罷之障寇溫文振猝起草莽攻鄉邑殺平民泉漳以南大擾鎮巡等官會議令諸衛軍及壯丁以討之時巡海副[illegible]司馬垔掌兵事徵丁壯于莆弼爭不可垔曰柰何強以死罪負于（身）耶弼曰莆郡小民寡且（與）寇鄰倘徵丁壯以去寇至將誰與守夫失軍機死也失土亦死也等死死土可也垔壯其言乃舍去亦卒平賊云晚以移易風俗為事立八條約與民

更始及屢製板榜侑以羊酒令各里老往勞深閨有婦行而不及旌表者其為條約方次第舉行未就而卒方其病也自城市達于鄉村皆為之請禱其卒也士大夫親為之殯殮其哭而奠賻也無虛[illegible]及反襯而歸也民留其衣冠葬于篠塘山之南與洪武初李守瞬封云

論曰昔子太叔授子產政告之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弼為政其尚猛耶夫弼之政譬如太阿出匣其鋒凜凜不可犯閭閻小人望風消沮卒之弱者安田者興強梁好逞者不敢肆以起民甚安之此尚猛之效也

孫政　國朝本府通判也直隸鹽城縣人洪武末由刑部[illegible]調前職善于為政處事有方撫民尚寬不以刑威為治[illegible]有信催徵應期而辦編排驛傳盡革宿弊吏胥不得肆其奸蒲之日民數百人走憲臺告留政永樂三年徵回京去

董彬字文質　國朝本府通判也廣平人永樂間由監生選為人質直公勤一日父老告木蘭陂壞彬憂形于色躬往視之而得其狀乃涸海為堰盡發故址而重築之其法以板附土以石乘板縱橫布置積疊而上舊伐石為柱計三十二間苦風濤振撼皆礱石以助之至是壓以巨石厚十尺五寸長丈餘前後皆然舊以板[illegible]閘視旱潦啓閉或出水暴至人因有覆溺者至是皆易以石旱潦潴泄諸自然（旱則水潴于內潦則水溢上過）又北岸善崩乃布杙為趾用石砌築如陂法用工于民計四萬八千有餘而人不以為勞求助于民得楮二萬五千有零而人不以為費是所謂

因民之利而利之者

論曰木蘭陂莆人命脉所係盖合永春德化仙遊三縣之水併趨于海為民興利者始有截海為陂之議錢媛林叟皆不克就緒[illegible]李長者來而陂始成陂初為計只灌南洋田畝至元總管郭朶兒張仲儀始分其餘以灌北洋田畝故木蘭陂壞則南北二洋皆病矣入　國朝來論修治之功惟董倅與葉丞為最大盖二公皆嘗涸海斷流重新更造今南北二洋號桑麻沃壤其可忘二公哉

王保隆宋莆田縣知縣也泉州人以大理評事來知縣事于鳳凰山下開永豐塘（一名篠塘一名下坊塘）周廻一里許南為大堤左右為斗門灌田一十一頃零六十畝民獲其利（按宋志永豐塘[illegible]元年置據此則保隆特修之耳）

論曰治國以農為本治農以水利為本予修官監凡[illegible]令[illegible]一塘一陂一溝渠而必録者所以重農事也

胡克恭莆田縣縣丞也南昌府南昌縣人洪武中任以嚴著稱吏不敢侵漁于民閭閻之下晏如也秩滿莆人不忍舍後陞永福知縣

葉叔文莆田縣縣丞也湖州人吏員出身正統中來任居官臨民識體面每[illegible]公堂發放必請長官先長官曰公第言之言已復請長官曰公言盡之矣復何言哉終日衣冠未嘗去體然只布素不御錦繡詈人未嘗及父母時木蘭陂復壞叔文曰董公初修陂聞以版傳土以石傳版此陂所以壞也廼築上下堰涸溪

海二流盡別板而出之椓杙入地深九尺廣視舊加丈有二尺然後布石其上口吻相饒牢不可動凡三十二門每門用舊法伐石為捷捷立砥柱柱上壓以鉅石內疊長石以接水外疊長石以送[illegible]然後陂立水中矻如長防然又濬南北洋大小溝數十條深廣如法又分命耆幹脩治洋城林墩蘆浦東山諸斗門自開

國來論水利功要以叔文為第一云然叔文頗有所怙恃郡守而下無足為畏郡守陳敬嘗為所陷而去又喜彈壓豪右雖少過不假貸人多銜之時本府經歷黃敏有清操常戒飭叔文不悛人或赴臺司告其私事牒下府敏因械繫叔文并捜其所[illegible]流圖簿者上之叔文坐是竟落職云

論曰叔文可謂能吏也已其水利功在莆田者雖更世不磨若其天資苛刻排上制下終以取敗其過有不可掩云

賈郁閩王審知時仙遊縣令也時郡縣吏多受賕郁獨守正奉法邑人饋新果郁辭之其人曰衆皆未知郁曰君家有兄弟兄弟知有子子知有所携以來者所携以來者知古人畏四知今為知倍于古矣竟不受而歸之郁性峭直頗不容人過既受代有一吏酗酒郁曰使吾再典此邑當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海也是歲會延鈞建號聞郁有治稱乃擢贊善大夫俾典舊縣醉吏適盜庫錢獄具郁批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決杖徒之胥輩懾伏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丞

論曰郁為廉小廉耳其決杖贓吏何必追念舊事思讎分明世情之所快而士君子之所薄者舊志述郁事竊為論說如此

謝天民字[illegible]先宋仙遊縣知縣也建安人高宗紹興十年來知縣事先是宣和末例罷養士學舍鞠為蔬畦其地入于豪家肇慶守邑人陳可大捐已貲修造未成適天民至乃追復故地以前供縣字錢二百萬緡助成之又責官田舍得錢五十四萬有奇買錢田三十五畝令學收租以為後日修葺計其慮遠矣

論曰陳可大捐貲以建縣學與郡人方儀捐貲以建郡學用心一致然郡惟無賢守故方儀任之邑惟無賢令故陳可大任之謝天民一到即捐二百餘萬為學計天民可謂賢矣

周春年字春卿宋仙遊縣知縣也浦城人轉運使因之子以蔭補官紹興中來知縣事歲饉民賴以全活盜賊為之屏跡而囂訟者不得售其奸號稱良吏

論曰周春年作縣活饑民屏盜賊息囂訟為之必有其道舊志不錄惜哉

趙不泯宋仙遊縣知縣也濮安懿王四世孫以近屬賜名累官至忠訓郎始由族父遺澤補惠安縣尉尋以捕盜功改右承務郎知仙遊縣時縣凋弊甚不可以理不泯思所以更張之每去一弊籌之終夕或至累夕不已竟以此得疾疾甚欲求去民走郡乞留之不泯治縣不事追呼而緡錢以集不費鞭朴而訟牒以減未幾縣事就緒如既蹶復張既仆復起而疾不可醫矣成

得其文移一編不泯曰此直空言要之寛猛先後惟所用之耳既卒林父軒嘗識其墓痛其行業未究云

論曰趙不泯痛縣政凋弊構思成疾至于以死良可哀悼當時所得文移乃其構思而得者惜其不傳無以告後来之君子

蔡次傳字嵒肖仙遊縣知縣也泉州人宋理宗淳祐元年来知縣事嘗為政先後首興學校作士氣增學廩勸農桑各得其道民深懷之四年滿治績聞于朝除登聞鼓兼大小王宮教授尋除監察御史太常少卿

論曰予脩官監見為政而能審所先後者二人于郡守見伺弘焉縣令見蔡次傳焉蓋心體廣大無不兼該施為有序不

啻躐等此理一分殊之說也若二公者嘗窺西銘之旨矣

王彝字友倫仙遊縣知縣也四明人吏員出身初任左軍都督府都事宣德八年改本縣知縣為人誠懇愛民勤于職業先是政煩賦重逋亡過半彝来多方招誘勞心撫字奏免小嶼巡檢弓兵又奏割莆田縣五里田粮津貼楓亭驛舊時凡百科徵照縣坐派彝為別白于上僚乃照都圖民逋負税粮累歲不能舉彝以身當上司督責而為民措置舉借以代輸納自後民力漸紓歸附日衆廼征取藍溪流木以備財用及督閒民懇闢荒蕪以備蓄積既有倫乃營縣治建學宮築壇壝修理倉庫門路百工偕作民不知勞甫三載卒于官邑人哀慕不已立碑頌德縣治楓亭各有碑作祠塑像春秋報祀至今不絶云

論曰王彝有治材而加之以至誠惻怛此民所以深感之也
莊夢說宋仙遊縣尉也泉州人寧宗嘉定七年以廸功郎來為
尉下車究心職業年餘吏畏民服桴鼓不鳴田里貼然可謂稱
其職矣舊縣尉無題名記乃請邑人陳讜作記蓋欲追考古今
賢哲以自鑒云
段全仙遊縣尉也泉州人宋真宗咸平五年來任讀書能文下
車以興學為首務遷學于邑之南作孔子廟據三禮圖作七十
二子像扶植風教作興士類邑人慕之
黃巖孫字景傳宋仙遊縣尉也泉州人理宗二年以廸功郎為
尉人笑其職卑事俗巖孫作思賢堂以見志勤勤以興學化民為
務著纂仙谿志一十五卷自叙論財賦以惜民力為本論山川
以產人材為重人物取前言往行否則爵雖崇弗載詩文取義
理法度否則辭雖工弗錄蓋知所取舍矣
論曰尉職在于捕盜若夢說專心本業固得之矣至于段全
留意學校黃巖孫用力文事尤見其材之鉅而職之能兼也
黃逸字德俊宋興化縣知縣也晉江人紹興二十三年來知縣
事為政本于至誠時主簿顏思魯縣尉葛元樵協力贊理邑以
治稱尤崇尚學校建議道堂日集諸生相與講論刮劇邑人鄭
僑以文章魁天下乃其所造就云
梁錄字廷堅宋興化縣知縣也處州縉雲人宋孝宗淳熙間來
知縣事廉平公直馭吏嚴愛民如子縣解發官錢入郡例敷保
甲勞擾特甚錄處之有道民爭趨之後遂為成式其式前志不詳

吳旭字旭旦　國朝興化縣知縣也撫州府臨川縣人永樂中
來知縣事時歲歉政煩旭處分多方民以不擾尤敦學校之教
而申以孝弟忠信之行不踰年而化行政舉
楊武　國朝興化縣令也平陽府曲沃縣人永樂中任為政以
簡處事以公植善鋤惡無少假貸縣在萬山中歲輸平海衛粮
民病甚武狀列利害于藩司得改輸本府民便之
趙文煥字有章元興化縣主簿也真定武邑人順帝至正中來
任恤民隱察獄情勸農桑興學校懲奸惡息盜賊時有偽稱百
戶巡鹽者比屋騷動文煥詰之遂伏辜一時政化大行詞訟自
簡部使者審讞獄無一囚
祝芳年故興化縣縣丞也廣信府玉山縣人洪武三十三年應
求賢之科來任持已端莊待人寬恕處同僚若弟兄視庶民如
赤子奉神以誠敬為本佐政以廉謹為先後致仕去至今邑人
稱賢佐者必曰芳年云
論曰興化所謂巖邑也宋未建邑之先林居奔嘗據險以叛
矣故得其人則無不服一不得人則自製中矣若許張兵曹
諸君以治行倡之于先而黃梁吳楊與夫顏葛趙祝又以治
材繼之于後此深仁厚澤涵煦多年而邑所以治也不然游
洋洞地險民或未信又不但宋太宗勤東顧之憂而已也興化
學職附
祝洙宋理宗時涵江書院山長也新安人郡守徐直諒論薦洙

云洙趨向不凡學問有本其祖姑實為朱熹之母而其父穆嘗從熹于雲谷微言緒論日染耳濡洙在家庭講論精密比來涵江聞揚師訓發明經旨講篇時出士論稱之事見方輿勝覽

張侗字愿夫仙遊縣儒學教諭也江西南昌人以貢士而受學官初注潮陽儒學訓導宣德九年陞本縣儒學教諭為人內無町畦外不露圭角渾如也始至諭諸生曰古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士遊其間當以禮義廉恥為心若虛文是尚而實行不修則非所以為士矣乃按學制嚴條約以身先之每日具服端坐以臨諸生食必同堂會饌不由私舍凡坐起飲食供有節度雖祁寒暑雨不移其為課業皆根據經義不事浮詞九載秩滿如一日焉邑人至今頌之

論曰凡聖賢教人之道散見于經傳至朱子守南康日始類書要語揭諸白鹿洞書院之楣以告學者其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道之大端也其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學此人道者也蓋學問思辨所以求知夫人道而篤行乃所以體人道于已也其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脩身之要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為接物之要則又自篤行而推之以盡此人道者也古人為學綱領節目大槩如是而已故文章由此而出是為有根本之文章也事業由此而出是為有根本之事業也教法由此而立是為有根本之教法

也苟不得于此而拘拘于規矩防禁之嚴祇自苦耳予修官監而得學職二人焉曰祝洙曰張侗皆其賢者也猶恐其教人之道或未盡也故謹書朱子之教以補其說于此

補遺

予于守令而下既因前志所錄而立官監矣此復接諸見聞得其一二因附于此為政君子倘燕居之暇得賜觀焉亦政事之益也

丁鏞字鳳儀金陵人也有文學成化末由南京刑部郎中出知興化府郡人陳熊知順德縣日嘗失意于邑子[illegible]思周及免歸思周修怨于熊往食店作肉包置毒藥焉潛覓行爺走使人送熊家熊家人皆食而死走使人亦食而死熊告官乞榜示首告者賞白金鄰生鄭德華利得金赴府妄言熊堂弟照寔為此且言證左甚備府信之急欲治照邑人黃仲照偶自外入謂照事曖昧未可輕信宜再伺察鏞悟即日齋宿城隍廟[illegible]于鬼神店家恐他敗露因自赴官首告思周伏辜

論曰凡事涉曖昧皆未可輕斷輕斷則姦人得免平人受害矣鏞能納仲昭言而緩疑獄卒有以正大懲而不濫及于無辜善哉

劉忠字良弼京口人也正統中由舉人監生擢興化府同知度量寬洪存心慈祥惻怛居官多惠政時閩寇大發延建汀邵泉漳等郡皆環為盜區　天子遣將南征道出于莆軍士將晡食鬻魚相飯忽破魚而蛆見焉軍士譟曰是蠱我執其人以往帥

見蛆蠕蠕然命縛以軍法從事公排軍門入曰此魚腹中所
產蛆非蠱也急當帥前自取嗚之帥悟命釋縛其人出叩首流
血曰微公吾為溝壑斷矣此當入治行

論曰忠其仁者哉夫救人于危急之中而不知身世之觸斧
鉞取信于倉皇之際而不知腥穢之覆腸胃此皆發于至誠
惻怛之所為非由外也不謂之仁而何

朱海字士容錢塘人也弘治初由國學生釋褐為本府同知時
法度寬縱姦宄迭興有江宣三周弘量者皆盜魁也往往盤結
惡少橫行里中人少失意日遇諸塗箠擊幾死[illegible]則分徒四出
抵隙俟便空其室以去鄉人莫敢誰何海至衆聯愈以告海曰
此法所當去也豈居官者植陰德之地哉乃捕置諸獄杖殺之

時海初政而能辨此民大悅水南人為文稱賀者空市而至

論曰凡居官貴能興民除害海知民害而決意以去之可謂
有剛斷矣世人往往見姦惡多護養之以為恐傷陰德殊不
知護養姦惡賊害良善卒至流禍四方不可收拾此無陰德
之大者也海居官不為士論所與吾于此特表而出之

徐則敬得一作源池陽人也洪武三十一年任本府同知為人有風
節凡事惟以理斷不避權勢見寧海橋久廢慨然以興復為已
任人謂功鉅費繁須用浮屠法度衆財為之則敬曰浮屠誰可
者人曰靈雲僧湘江可翌日直上靈雲之巔扣其廬而請焉時
湘江方掃軌聚徒以設西方之教至是為下山居寧海小菴中
日遣其徒四出積十年而橋成焉橋未及半而則敬死矣惜